

● 学者对话

历史与记忆

——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？

乐黛云/[美]舒衡哲

1997年2月3日

北京大学

乐黛云：

我们是否可先谈谈最近西方关于历史和记忆的讨论？过去，人们总相信历史有其必然性和某种规律，似乎历史总是按照一种预设的框架有目的地“向前”发展。后来，这种所谓“目的论”遭到了怀疑和批判，人们将历史二分为“事件的历史”和“叙述的历史”前者是无法更改的、后人从未亲身参与过的事实，如拿破仑在某时某地的失败；后者是不断变化的、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和分析。历史的偶然性似乎越来越被夸大了。最近，西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有哪些新的进展呢？

舒衡哲：

西方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多极了，大部分有意思的文章发表于弗里兰教授(Professor Saul Freidland)主编的《历史和记忆》半年刊上。他自己曾写过一本书《当记忆到来之时》(When Memory Comes)讨论历史和记忆的关系。他经历过纳粹时代，研究德国思想史，也写过回忆录。他认为历史很难避免主观的成分，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入他所写的过去的时代，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后人叙